

介庵經說

介菴經說卷之十

孝經

古今文

尙書孝經古今文皆聚訟不已余謂尙書不可不辨因增多之數倍于今文使僞者亂之其貽誤不止于學術孝經可以不辨因增多者止一章于齊家治國之道尙有裨益其餘止文辭之詳畧章句之異同于實義無所增損也漢志載今文十八章長孫氏江氏后氏翼氏各有說一卷其經文皆同古文孔氏一篇止有經無說下引劉向云庶人章分爲二曾子敢問章爲三又多一章凡二十二章又云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蓋劉

氏班氏皆以古文爲愈也其所多者不標章名隋書經籍志始云劉向以顏芝本校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章爲定又云長孫氏有闕門一章其餘經文大較相似此則隋志之誤也按漢書藝文志本之劉歆劉歆七畧本之劉向漢志明引劉向之言古文凡二十二章今文四家經文皆同是長孫氏未嘗多闕門一章劉向亦未嘗并古文爲十八章也蓋孔氏止傳經文竝無傳說故許冲上說文表云古文孝經者考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議郎衛宏所校皆口傳官無其說是兩漢時秘閣所藏止有古文經二十二章無所謂孔氏傳明矣謂孔氏有孝經傳三篇者自王肅家語後序始宋荀昶作集注始稱引之

見唐會要司馬

貞而劉之七畧阮之七錄皆弗之載隋志乃又云孔氏傳一卷
然則古文二十二章無可疑可疑者孔氏之傳耳古文之多者
是否卽閨門一章不可知可知者其二十一章與今文皆同惟
字讀之詳畧互有差異耳司馬貞因孔傳而竝疑經文劉知幾
因經文而竝信孔傳均之失也唐明皇制旨用今文司馬溫公
指解用古文皆不失敘孝之義朱子刪古文二百二十三字吳
幼清刪古文二百四十六字不今不古與劉陶之中文尙書同
余謂古書流傳經千百載轉鈔覆寫難免乖訛誠有真知確證
取而訂之可也而竟刪之不如仍舊貫之善

閨門章

古文多闕門一章其說始見經典釋文蓋據劉炫所校定者言之也兩漢諸儒皆不云孔氏作傳其傳恐是王肅僞撰故荀昶始稱引之王劭劉炫所見其或卽此乎劉知幾謂炫得孔傳率意刊改司馬貞謂孔傳於中朝已亡後儒僞撰更作闕門一章劉炫詭隨妄稱其善然則唐初所傳孔傳非炫之僞撰明矣傳且非炫之僞撰何況于經司馬貞欲抑古文故云然耳然此章二十二字是否真古文絕無左驗歷代或存或去皆以意爲從違亦非有確據必謂明皇去之卒敢無禮無度之禍未免附會但與其過而去之不如過而存之也

集傳

前明黃石齋做儀禮經傳通解作孝經集傳四卷引諸經之語附于經文下謂之大傳別作注文附諸經文後謂之小傳于輔世長民之道頗爲切近書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與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石齋此書可謂得其綱領然所從者乃朱子刊誤本且云千七百七十三字合乎天行未免阿其所好

爾雅

十九篇是周公所定

漢志孝經類有爾雅三卷二十篇因是小學之始故附于孝經漢儒各注見七錄隋志經典釋文者有卷數無篇數郭氏所注

止十九篇與漢志之數不符說文引爾雅云羃薄也王肅周官注引爾雅云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正中者謂之檠檠方六寸

見詩經賓筵正義

史記集解引爾雅云四尺謂之仞

倍仞謂之尋今此文皆見小爾雅豈古時小爾雅一篇亦附于爾雅竝行故漢志云二十篇諸家引之卽竝稱爲爾雅歟漢文帝時爾雅已立博士故武帝時犍爲舍人爲之注解終軍亦以鼯鼠受賜張揖萬洪俱謂爾雅作于周公後人足之揚子雲鄭康成謂是孔子門徒所記以解釋六藝者二說不同按古禮子生六年教之數與方名數卽十等之數方者版也名卽字也所謂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卽周官保氏六書之敘

也小學之教既立于周公則爾雅之作亦始于周公此無可疑者但初止一篇其目十九游夏之徒更增益之分爲三卷尸佼孔鮒又復廣之至漢初叔孫通定禮乃取尸子之說散入各篇又以孔鮒一篇附于其後此爾雅二十篇所由稱也

應鷹陟隲古文互通

應當也釋文云應本或作鷹釋鳥鷹隼醜釋文云鷹或作應按說文鷹字从隹卽鷹之本字鷹乃籀文也鷹敢當羣鳥而羣鳥不敢當鷹故凡从鷹之字皆有當義應者心爲許諾敢以身任其事也故字或作鷹鷹者胸之別名釋言曰鷹身親也卽此義必詳分之使各從本義則鷹宜作鷹身親其事者宜作鷹心許

之而未行者止宜作應然古經之文必皆用本字雖通儒不能成誦矣如書云惟天陰騭下民爾雅曰騭陞也此盡人所能解者今若改爲陰陟下民則人必呵爲別字然陞乃陟之義騭是牡馬之名馬而好陟卽禮之騰馬也尚書之用騭乃古文之假借耳夏小正曰執陟攻駒此字本應作騭亦因其義假借作陟也讀古書必須明通用假借之義

衮黻之訓

黻黻彰也衮黻也郭注及舊說皆誤按虞書敷禮黃帝至堯皆黃衣黻黻而黻裳舜始作爲十二章衣裳各六章黻黻于裳天子備之人臣之服九章至一章凡五等故曰天命有德五服

五章馬注謂裳之章尊者在下黼黻尊于粉米粉米尊于藻火
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爲四章此卽舜命夏禹所定然則虞夏
之時大夫之裳亦未有繡黼黻者矣至周公制禮登火于衣衣
七章裳五章考工記曰天時變火以圖山以章水以龍鳥獸蛇
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此卽衣之七章也三辰火山乃至尊
之服故禮曰龍章而設日月左傳曰火龍黼黻荀子曰天子山
冕此其證已其餘龍鳥獸蛇乃四宮列宿之象與裳之藻粉米
黼黻共九章是爲上公及方伯之尊服謂之袞冕袞字从公衣
謂上公也三公有加命始得服之周公是也故禮曰制三公一
命卷卷象龍之連卷說文所謂蟠阿上嚮也字一作緄

魯峻碑
袞職作

職親从昆者昆有明動二義謂其章明生動也三公之服無龍以

鳥爲章首凡八章是二者皆黼裳七命以下者裳無黼凡七章是曰鷩冕王之九卿六命六章衣無鷩以獸爲首獸者白虎也子男五命五章衣無雉亦以虎爲首是曰毳冕此三者皆黻裳四命以下者裳無黻是袞與黼黻皆章之尊貴者可知矣惟其尊貴故無袞衣者使得龍韠無黼裳者使得黼領無黻裳者使得黻衣周公制禮于王之大夫及上公之孤卿特爲黻衣以命之謂之黻冕又曰希冕或曰黼冕希黼皆黻之別文爾雅曰黼袞也卽謂此蓋四命者惟袞黻于衣裳繡藻粉米三命以下者元衣無章惟裳有之故曰元冕然則內臣之重袞衣猶外臣之

重黻衣也此衮黻之義也郭注衮衣黻文之說亦因炫于禮注
不得其解耳

五午同義

暹廂也注云相干廂釋文云孫本暹作迂又莊子釋文引作選
忤也按古文五作乂象陽陰交忤也五月爲午一陰復生于下
與陽氣迂逆故古文五午互通凡從五從午之字義多放此吾
者亦忤于人之辭也故聖人毋我石鼓文我字作邇卽吾迂迂
選之本字廂與梧婚義亦出此左傳曰莊公廕生故惡之雜記
曰杵以梧釋邱曰當途曰梧邱釋名曰青徐人謂女曰婚女始
生人意不喜忤忤然也國語曰暇豫之吾吾韋注云不敢自親之

貌蓋卽支吾之義也

鄭世家曰莊公寤生生之難卽
忤逆之意杜注及應邵說皆誤

舞雩之禮有二

祈叫也舞雩雩也其義實相證凡祈禱之祭未有不叫號所祭
以祈其佑祐者雲漢之詩所述王言是其證已雩者禱雨之祭
也其所舞卽皇舞古禮王社侯社皆在籍田之中天子在南郊
侯國在東郊有壇墠樹木祈報之禮皆于此行之此卽舞雩之
所也魯僖王禮雩于帝故壇在南郊周官舞師教帔舞帥而舞
社稷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早暝之事皇舞不言其處卽承上
社稷言之也鄭注以皇爲五色羽形制亦如帔蓋義取祓除旱
氣皇皇然求神之佑祐也古之雩祭禮有大小夏小正曰三月

祈麥實越有小旱此歲之小雩也在周禮卽男巫之春招弭以
除疾病女巫之掌歲時被除釁浴早暝則舞雩也蓋旱則皇舞
而雩爲麥祈實不旱則但行招弭之祭帔舞以祓除釁浴耳論
語謂莫春者浴乎沂風乎無雩卽此後世廢春雩之禮但于上
巳修禊此鄭人秉蘭之陋俗耳何足言禮又夏小正曰四月越
有大旱此在周制卽時訓之小暑至左傳之龍見而雩月令之
大雩帝以祈穀實也此雩本在四月中氣後其時角亢二宿昏
中于午故行大雩之禮爲百穀祈實此三代之通制也秦距周
初恒星差十二度五月朔氣龍始昏中故呂氏春秋謂小暑至
大雩帝皆在仲夏漢初著爲月令儒者從之故春秋傳雩月之

名注者異說戴君夏小正傳謂蓄蘭在五月五日爲沐浴也此
日采蓄衆藥以蠲除毒氣其說之附會亦由于此然卽此可證
雩宗之禮其舞號者實有被除旱氣禱祈甘雨二義

梁筍之異

釋訓曰凡曲者爲𦵏釋器曰𦵏婦之筍謂之𦵏郭注竝引毛詩
傳曲梁之說蓋編竹爲筍立置水中以𦵏魚謂之𦵏𦵏之曲處
建植木橫木以支架之使不偃仆謂之梁此梁字與宗廟謂之
梁同義筍有梁則魚得留室有梁則人得留也筍與梁二物常
相須梁缺則筍不得立筍敗則梁亦虛設矣故詩云敝筍在梁
其魚唯唯言任其來去不能留也說者解此梁爲隄梁橋梁非

是夏小正曰十二月虞人入梁傳曰梁者主設罟罾者也卽此入乃古文納字季冬冰盛虞人修繕此梁納之官府以待明春之用呂覽乃謂季冬之月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此卽用小正之說而誤者也以季春之獻鮪爲季冬以虞人之納梁爲天子觀漁不知水澤腹堅之日漁于何處歲事旣終之月何以云始魯隱之觀漁春秋譏之而今于大寒之際謂天子親往觀漁此豈可著之典禮者

龍古擺字

旄舞用犛牛之尾以代象舞時常龍動不止故曰旄謂之龍龍卽後世擺字之正文俗謂畜獸搖尾爲擺卽本于此擺卽龍之

訛字也好古者或以揅字代之亦非是揅之義爲開解擺之義之爲班設皆與搖動之義無涉惟龍字得之龍是草名卽藥草之獨活一莖無支惟衆葉叢聚無風自搖與旄舞之犛尾相似故義可互通字書龍音陂音被音黃無音擺者亦脫誤

蓐謂之茲簣謂之第

茲茲二字人多混施左傳曰何故使吾水滋字从水從茲說文曰茲黑也周書云康叔封布茲字从艸从𠂇謂織草爲之𠂇象其形亦地上籍草之大名𠂇象其紛亂也因其屨而在下故謂之蓐周官圉師春除蓐注云蓐馬茲也卽謂此公羊傳謂諸侯有疾曰負茲此謂仰卧在席上也蓋寢息之處地上施木版曰

牀以竹爲之曰簣亦曰第第者削竹爲片以繩物緯而排之可以舒卷且通氣故范雎偶死卷以簣喪禮用禮第俗謂尸在牀曰停殯殯或作排卽此物也其物貴賤亦有差故禮曰華而晬大夫之簣與貧賤者以草籍地謂之蓐亦謂之茲亦謂之薦凡席之親地者亦曰茲也牀第之上加席曰莞重之曰茵茵之上夏簣冬衽席者茲莞簣筵之大名也以草爲之曰茲曰莞以竹爲之曰簣曰筵筵數于几者也有緣曰席故字从巾茵以革爲之曰鞞以帛爲之曰緇曰衽衽謂之褥衽之著曰蔣蔣用茅秀故从艸喪之茵著用茶用絮者謂之緇蔣被于身者謂之衾大戴氏謂君之蔣用藎秀廣雅謂蔣薦皆席名誤也

脫衍

爾雅書文多殘缺釋天一篇尤甚史記索隱引爾雅云須女謂之婺女又謂姚氏引爾雅云熒惑謂之執法後漢書注引爾雅云中央鎮星東方歲星南方熒惑罰謂之大辰今本皆不載似五星列宿古本悉詮次之今乃缺也春爲青陽一段其文全見尸子四時和以下尸子作四時和正光照謂之玉燭甘雨以降萬物以嘉高者不少下者不多此之謂醴泉其風春爲發生夏爲長羸秋爲方盛冬爲安靜四時和爲通正謂之永風見爾雅疏太平御覽引秋冬二句與今本同其說較爾雅之文語義完足穹蒼蒼天也一段題曰四時而所釋者止天之異名今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等書

引尸子云春爲忠東方爲春春動也是故鳥獸孕孳草木華生
萬物成遂忠之至也夏爲樂南方爲夏夏興也南任也是故萬
物莫不任興蕃殖充盈樂之至也秋爲禮西方爲秋秋肅也萬
物莫不肅敬禮之至也冬爲信北方爲冬冬終也北方伏方也
萬物至冬皆伏貴賤若一美惡不異信之至也此百餘字當是
四時本文此與上段未審是叔孫通刪節爲之抑是此篇簡多
脫失也蔀至著密肌繁英皆兩見于篇自是衍文六畜篇止列
五畜而豕子豬一段錯在釋獸篇中此尤其誤之顯著者

崑崙

崑崙之名一見于書三見于爾雅見于書者乃裔國之大名見

于爾雅者乃邱虛之大名故釋山不載九府之說郭注不引禹貢而反引山海經此景純好奇之過禹之導河始于積石釋地以下皆禹所名禹時荒服內止有崑崙邱無崑崙山也

鄭康成謂禹貢崑崙非河所出郭璞謂海內海外皆有崑崙微之載籍有十說焉馬融書注曰崑崙在臨菑西漢書地志

曰金城郡臨菑西有弱水崑崙山祠此謂崑崙在臨菑一說

也劉昭云金城在雒陽西二千八百里今臨菑故址在蘭州西八百里去洛陽四千里晉書張駿傳酒

泉太守馬岌上言酒泉南山卽崑崙之體括地志云昆侖山

在肅州酒泉縣西南八十里此謂崑崙在酒泉二說也劉昭漢志

補注云酒泉在雒陽西四千七百里漢志曰燉煌郡廣至縣宜禾都尉治昆侖

障後書西域傳敦煌太守張璠上書曰今以酒泉屬國吏士

二千餘人集崑崙塞此謂崑崙在廣至者也三說也

今昆侖在鎮

西府直禾縣地近龍勒之玉門關又在酒泉郡西七百餘里

爾雅曰河出崑崙虛色白所

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禹本紀曰崑崙山高二千五百里去

嵩高五萬里水經曰崑崙虛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河水出

其東北阪屈從其東南流入渤海河水又出葱嶺其源出

于闐國南山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又出海外南至

積石山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

此與海內東西經及漢書西域傳皆合東經謂

大夏暨沙居繇月支四國白玉蒼梧二山皆在流沙之西崑崙崙虛之東北西經謂崑崙之虛方八百里河水出東北隅以行其北西南流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折入禹所道積石山西域傳謂自蒲昌海潛行地下南出積石爲中國河西

經二西字皆東字之訛水經又出海外以下從鄭注移下博物志曰大秦西海之濱有小

崑崙高萬仞此謂崑崙在大秦去嵩高五萬里者也四說也

玉門陽關在雒陽西北五千餘里大秦在玉門陽關西北四萬餘里大秦國方數千里山在其西故曰五萬里大秦本亦海內之國西海之水從其國南繞至東畔故河水東南流不能不入之所云渤海卽東畔之海也其實國北有陸地可通故西域傳曰從安息陸道繞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人庶連屬史記大宛傳曰天子案古圖

書名河所出之山曰崑崙此指于闐之南山卽水經注所謂

仇摩置也五說也于闐去雒陽萬一千七百里釋氏西域志及竺乾書皆

以阿耨達大山爲崑崙謂在于闐國西一千三百餘里六說

也涼土異物志曰葱嶺之水分流東西西入大海東爲河源

禹紀所云崑崙者焉此以葱嶺爲崑崙七說也西河舊事云葱嶺在敦煌

西八千里通典曰吐番中河從西南數千里東北流見與積石山

下河相連聘使涉歷無不言之吐蕃自言崑崙山在國中

南此謂崑崙在吐番去中國幾萬里八說也

唐書云吐番在長安西八千里

蓋言其國都山又在國之西南

唐書曰劉元鼎爲吐蕃盟會使使還踰湟水

由洪濟梁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狹其南三百里有三山中高

四下直大羊同國曰紫山古所謂崑崙也虜曰悶摩黎山東

距長安五千里元史河源附錄曰河源在朶甘思西鄰有泉

百餘泓名火敦腦兒火敦譯言星宿也朶甘思東北有大雪

山名亦耳麻不莫刺譯言騰乞里塔卽崑崙也自星宿至崑

崙行三十四五日此謂崑崙在吐番東北距長安五千里九

說也淮南地形訓曰崑崙高萬一千里一百十四步二尺六寸十洲記曰崑崙在西海之戌地北海之亥地去岸十三萬里此卽張華所云大崑崙也十說也此十者淮南子十洲記荒渺無稽無足論矣禹貢曰黑水西河惟雍州厥貢璆琳瑯玕爾雅曰西北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璆琳瑯玕焉則雍州之崑崙亦在西北可知卽酒泉之南山也酒泉東與臨羌接壤謂山在臨羌西是卽指酒泉者甚明障塞之稱亦因近于崑崙取以名之耳非廣至亦有崑崙山也此則禹貢之崑崙也

灘汜潁濟皆有二義

凡水厓曰濱亦曰潁决出復入曰灘亦曰汜此水之大名也灘

一作濇亦作雍左傳吳人敗楚于雍濇卽巴陵之澧湖江水之
反入者也汜一作源說文引詩曰江有源淮南子曰至于河上
而航在一汜此皆江河之反入者也汭一作汭汭一作墳詩曰
江漢之汭在河之汭又曰漣彼汝墳鋪敦淮汭是其證已水自
河出爲濇淮爲汭汝爲汭山海經曰浮戲之山汭水出焉北流
注于河此水之專名也郭注引濇沮會同漣後汝汭爲濇汭之
證于汭汭缺焉濇則是汭則誤也唐時地志以雷澤西北之小
水爲濇沮此不如郭注之證確矣史記何渠書謂河至大邳禹
乃脩二渠以引河二渠者一合于濇入海一卽濇水會沮入雷
澤台陶邱之濟以入海也此與上之反入者絕不同沮卽濇一

名睢水出陳留夏時河澨沮洳俱東北流商周之際築道爲川
沮水始東南入泗故兗州之浸止有雷雍汜卽襄城之汜水周
襄王所居楚伐鄭涉汜卽此字從戊巳之巳杜元凱謂之南汜
讀作范謂鄭有二汜楚所涉者乃汝水誤矣潰卽左傳楚子庚
治兵于汾者水經注謂之大潏水一名別汝一名潏水潏卽潏
字之訛說文潏作潏也鄭氏謂潏水又別爲汾水汾陂汾音葵
皆潏之轉音也漢改潏強縣爲潏強王莽改汝南郡爲汝潏漢
志注謂潏又音殷亦由于此潏本汝水之別支入潏者說文謂
潏出少室山水經謂潏出潏強縣南澤中此小潏水也亦注于
大潏鄭氏謂大潏之稱蓋因潏汾流注而總受巨目此亦不然

汾潞潁漢皆潁音之波及耳潁水今無可考漢志謂淮浦縣有潁水乃淮之支流北入海者水經注謂潁水逕羽山夾谷紀鄆而入海卽潁水也潁字相似其或卽文之訛轉乎

般服股古文相似

九河之鉤般釋文謂李巡本作鉤股此可證伯服伯盤之誤書之盤庚史記或作般庚石經作股庚也

蒜

蒜本同苞而異瓣多者或二十餘其花中之實亦作小瓣不可數計種之亦可成蒜故其文從祜祜古算字紀數之名也夏小正以葫爲卵蒜爾雅以蒿爲山蒜說文以𪔐爲小蒜字林以苓

爲水蒜玉篇以韮爲百合蒜以葫爲大蒜本草圖經以藹爲小
蒜離騷草木疏謂葫卽楚辭之胡四民月令謂六七月種小蒜
八月種大蒜蓋小蒜者其本與葉皆小于葫卽爾雅之藹也許
以韮爲小蒜者卽玉篇之百合蒜爾雅翼所云百子蒜今之柳
葉蒜也其苞雖乾白而不赤瓣多而細小于葫故許曰小蒜其
實與藹殊種藹是山中之野蒜未得人功故小于種蒔者韮葫
皆園圃所藝卽小蒜也但葫之瓣大而少韮之瓣細而多耳廣
韻因葫之名附會其說謂蒜是張騫使西域所得誤矣大戴氏
卜正傳曰卵蒜者本如卵者也戴君去武帝時甚近使果有此
安肯以漢世裔國之物釋古經乎此猶之桂菽藝于后稷後世

稱曰戎菽曰胡豆管子書遂云出山戎齊桓公始布之天下其
名書法云胡大也胡苟即大
老之別稱胡豆胡蒜皆是大義

瓜瓠考

瓜者蔓草之實一名蒾其本謂之蒾管子地員云剡土之次曰
五沙五沙之狀粟焉如屑塵屬其種大蒾細蒾白莖青秀以蔓
白莖謂莖有細白芒也今老圃亦謂瓜宜沙地蒾一作著此蔓
草之大名其實皆曰瓜細蒾之實曰瓠大蒾之實曰瓠瓠之苦
者曰匏瓠中曰瓠棲于瓠者曰辨瓠犀即瓠棲也本草謂之瓜
子瓠以秋成可蓄以禦冬故又曰冬瓜凡蒾之就地成實者曰
田瓜詩云中田有盧疆場有瓜左傳曰登此昆吾之墟縣縣生

之瓜卽謂此其瓜實小而甘旣生不使滋蔓絕其末莖方能結實故爾雅曰轔轔其紹轔又曰轔九葉言止留九葉結實稍大否則迭次愈小矣其蒂亦入藥味大苦墨子所謂甘瓜苦蒂物無全美也甘故易潰不可生蓄而亦可剝之以爲蒟故禮曰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詩曰疆場有瓜是剝是蒟夏小正曰八月剝瓜蓋義相成矣凡蒟之依木而秀者曰果羸木實謂之果草實謂之蒾草依于木而實故曰果羸爾雅曰果羸之實栝樓此舉一以示類也栝樓本是草類瓜類故說文作蒾蔓呂覽高誘注作瓢瓢本草作瓜蔓爾雅从木者卽因其寄生木上也瓢瓢木瓜在栗薪皆果羸之實也古文瓢通壺故邠風曰七

月食瓜八月斷壺緩氣讀之則成蒲盧今謂之葫蘆中庸曰夫
政也者蒲盧也鄭注以蒲盧爲果羸亦因此蓋政待于人而後
成猶壺繫于木而後實也凡物之寄生他族者皆因此得名螟
蛉之子化爲果羸淮南子高注作螟羸說文作蠋羸雉入于淮
化爲蒲盧

見大戴禮傳

國語作蒲羸管子作僕累

見地員

山海經作僕

累累古今字卽螺羸也釋蟲曰果羸蒲盧此卽其寓名之所
本矣高誘呂覽注謂瓠瓢卽王瓜鄭氏月令注謂王瓜是葦挈
此二說俱非是按蔓草之長曰王荳荳實之長曰王瓜夏小正
曰四月王荳秀周書時訓作王瓜生王者尊稱實謂之秀以其
本言之則記其實以其實言之則記其生皆謂王瓜子四月秀

實也四月實則五月成故小正曰五月乃瓜傳曰始食瓜也此

惟今之王瓜足以當之

俗謂之黃瓜
黃王音相混

始生多芒刺長成有青白

二種生籬落間五月上旬即可食先衆瓜而生後衆瓜而瘁利

民最溥故曰王瓜此與本草之王瓜瓜瓢葍葍判然五物

形味各殊不可強同也爾雅之鉤藤姑乃本草之王瓜郭注謂

卽鉤瓢廣雅謂之瓠瓢色赤味苦生于平澤四月始苗葉似括

樓而無叉缺秋作淡黃花秋末始結實如拳栝樓似王瓜葉有

叉缺王瓜能平澤蔓衍故一名土瓜栝樓必依木生山谷故一

名天瓜也博物志云葍葍與葍葍相亂通志云葍葍葉頗近王

瓜故又名王瓜草秋開黃花結子氣溫味酸本草經云葍葍味

苦平生山谷然則五物之形性色味各不同矣正義謂鄭說見本草固誤本草謂黃瓜是張騫從西夏帶來者尤誤若古之王瓜非今之黃瓜則小正時訓所云四月實五月食者竟是何物此因王瓜一名胡瓜見本草本亦瓠類架而始生胡卽壺之別字故東漢以後與卵蒜戎菽皆附會其說謂非中夏之物其實不然也

瓠字从夸夸者大也匏字从瓠省故或作瓠言腹大而多所包容也此皆依木而生者惟苦者不可食以爲酒器樂器大者以供濟故叔向曰苦匏不材于人論語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康瓠懸匏之稱亦由于此瓠者形大如勺瓠

者迭次愈小也此與藥物之王瓜皆就地而實者故郭注藤姑云實如瓠瓜三代時瓜州已通中夏後人附會之乃有胡瓜昆侖瓜之稱

五穀考

六穀九穀
百穀附

釋草云粢稷衆秬戎菽謂之花菽秬黑黍秠一稂二米稌稻屬

臬實臬麻大麥麴小麥麴

末二句是爾雅逸文齊民要術引之

此爾雅所釋五穀

之異名也五穀者黍稷一也稻二也麥三也菽四也麻五也漢儒解此多誤因緯書以稷爲穀長月令以稷屬中央品類混淆故訓詁失實耳按豳詩曰黍稷重穋禾麻菽麥禮內則曰菽麥黃稻黍粱稌唯所欲此卽古經所言五穀也黍稷重穋四名一

類因北方以黍稷爲恒食故詳言之禾麻菽麥卽內則之菽麥
黃稻因此非恒食故各舉一目梁秫二者承上而言凡米之精
者曰梁糯者曰秫非稻黍之外別有梁秫也蓋五穀之種始生
于田曰苗旣秀成穗曰禾成實有殼曰穀穀圓而堅曰粟去殼
曰米米可量數曰糧舂而泔之曰梁不鑿而次者曰梁糯者曰
秫盛之于器曰盥邠詩謂稻爲禾者稻有水陸二種而水者爲
正故周禮稻人掌稼下地邠地多山不宜水稻故別而言之曰
禾卽前所云十月穫之而納于場圃者也古書之字稷稼通黃
廣通糜薺通來牟麴麴通重穆種桂通五穀皆有專名而形與
色每種各異故曰百穀百穀不能盡立之名乃轉取其統稱以

別之于是有禾穀梁粟苗秬之目此實假攝之稱當各以五種之本類釋而疏之不得竟以此爲正名也如稷稌秬秠芑種種皆黍類也和秬皆稻類也求麤皆麥類也蕡苴皆麻類也見于經者惟菽無異名苗禾穀粟梁秬猶米糧秬稌秠秠精粗乃統稱非專名也古今雖遠穀食則同穀名雖殊其類止有五種五種之中人之以爲恒食者又止黍稻二種周頌曰豐年多黍多稌重恒食也南方宜稻北方宜黍此地氣使然而風俗卽因之以異五帝三王皆建都于北故詩禮所述黍稷之類尤詳不惟閟宮之頌與豳詩同生民之四章先詠菽禾麻麥第六章特言嘉穀詳叙秬秠稌芑楚茨南山大田良耜諸篇且專言黍稷

則黍稷之重可知稷之異于黍者黍本高而稷下黍穗散而稷聚黍實大而稷小黍性稭而稷杭黍品貴而稷賤黍飯盤而稷疏今河淮以北地無不宜而稷之利人尤溥黍可一歲再種故又謂之重稷最易生故又謂之稭詩詠蕭蔚皆以稭言卽因其易長也是二者分言之則黍之後種者爲重稷之六句成熟者爲稭合言之則種黍亦黍稷之別稱周禮王后帥六官之人生種黍之種獻之于王此卽謂王耕帝籍后爲浴黍稷之種以備播藝也黍稷皆具五色黑黍曰秬一稂二米者曰秠赤者曰糜一曰薺赤而稭者曰丹秫白者曰芭字从巨从丕者皆著其高大稷謂其秀穗時高卽如麻故爾雅以稷言之凡此皆謂今之

高粱也高粱有黑其包裹穀粒故曰黑黍古人定律畧秬黍九十粒爲黃鍾之長今穀中亦惟此種足以當之廣雅謂之荻粱亦因其高如蘆荻本草謂之蜀黍蜀亦大義故大雉曰蜀雞蓋此乃黍類之大者其小者高下如稷而實亦大于稷俗謂之黃米少白而微酸者曰糜黍此皆黍類也稷是黍屬而粟小于黍俗謂之小米古人以春雪之霰爲稷雪卽象其形其實亦五色備具赤者俗謂之紅穀此卽黍高稷下黍大稷小之證詩曰彼黍離離又曰芄芃黍苗此卽黍散稷聚之證禮記黍曰薌合稷曰明粢祭禮將祝嘏佐食搏黍授尸此卽黍稷稷杭之證祭廟之禮黍稷竝設而祭食祝嘏皆用黍不用稷玉藻謂諸侯之禮

朔食四簋獨子卯稷食左傳曰粢食不鑿列子曰食則粢糲惟其不鑿不可以奉尊長故內則事父母姑舅食惟所欲獨不言稷管子輕重已曰黍者穀之美者以祀太祖韓非子外儲篇孔子曰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宗祖爲上盛本草經列稷于下品此皆黍貴稷賤黍精稷粗之證亢倉子農道篇呂覽務時篇及汜勝之書皆言黍不言稷孟子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此皆因黍稷同類貴可以統賤故止以黍稱之其實庶人之恒食止食稷故爾雅曰粢稷粢卽疏食脫粟之大名詩云其饌伊黍者此謂年豐穀衆雖農夫之賤且得食黍伊之云者卽矜而美之之意耳自孝經緯因農官之長曰稷社神之配亦曰稷月令

中央土食稷與牛于是謂稷爲五穀之長

緯說見風俗通東漢及周禮禮記疏

重緯故白虎通風俗通獨斷說文周官注禮記注高氏淮南呂覽等注皆從其說鄭康成又以黍稷爲五穀五種之二廣雅又稱高粱爲木稷于是黍稷之名實始混殊不知稷神稷官土王食稷者因稷是恒食其利溥于上下性又易生五土咸宜取其溥徧之義故用以爲稱食以配土耳何嘗因其長而貴之鄭康成以稷爲首種誤亦因此且黍稷二者皆種于二月者也詩云我藝黍稷又云黍稷方華齊禮亦竝稱之皆黍在稷前夏小正曰二月往耜黍稷古文禪與單通單者盡也謂此二月內盡種而耜之也管子臣乘馬曰日至六十日而陽東釋七十日而陰東

釋陰凍釋而耘稷百日不耘稷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內耳也輕

重丁曰日至百日黍稷之始也謂始輕重己曰春至即春分循于

百姓十日之內苟不樹藝者謂之賊人尙書大傳曰主春者張

昏中可以種穀穀者黍稷之統稱也月令曰仲夏之月農乃登

黍蔡邕章句謂之蟬鳴黍此與小正之說皆合然則黍稷通種

于二月可知書傳又云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此黍卽詩之

所云重稷也因其一歲再種故名曰重因其種而易生故名曰

稷書緯竊伏生之說易種穀爲種稷見月令正義說文從書緯

之說謂黍者料也暑而後種其說實誤汜勝之書亦以黍之義

爲暑見齊民要術蓋早黍以暑成晚黍以暑種月令謂仲夏之月農

乃登黍此亦據其先熟者言猶之曰孟夏之月農乃登麥矣其
 實黍以大暑之日皆成麥以日至之日皆熟此其大較也東周
 以後南北交通故亢倉子呂不韋汜勝之三書言六穀之得時
 失時並舉禾稻此即水陸之殊稱其餘四者與爾詩內則俱合
 齊民要術引雜陰陽書曰黍生于榆六十日秀秀後四十日成
 漢志有雜陰陽三十八篇汜勝之曰黍者暑也待暑而生謂晚暑後乃成謂早
 黍爾詩毛傳曰後熟曰重先熟曰穆謂一歲再種後熟者曰重同時並種先熟者曰穆也
 後人並誤解二語本草經陶隱居注曰黍苗如蘆而異于粟粒亦大宋
 史天文志謂咸池五車星主五穀是黍稻麻菽麥此數說與古
 經之義皆合其餘悉舛誤耳

生民七月二詩皆作于周公其言五穀皆輕序稻麻菽麥而重稱黍稷以二詩互證五穀之說可確然而無疑矣周禮之食用六穀卽亢倉呂汜所言謂稻有水陸也鄭注以食醫之六食當之未確六食之內無麻菽豈天子之食不及此乎三農之生九穀謂稻有水陸黍麥菽皆有大小惟麻無分別故曰九穀舊注之說竝未確凡穀性之稷者皆曰稊故爾雅曰衆稊衆者會合爲一之義詩曰鳬鷖在藻毛傳曰藻水會也曲禮黍曰薺合亦卽此義藥物之白朮赤朮蒼朮皆物之膏而黏者也稊字从朮卽由于此說文謂朮卽稊省禾稷之黏者此誤解爾雅之文謂衆稊二字專承上黍稷言之又誤謂稊字在先朮字在後也凡

米之精潔者曰梁故字于米上加乃水二文亦謂整之使精水

謂浙之使潔也詩云或春或揄釋之漶漶卽此禮惟粢食不盥

乃元酒蒲越之義其餘必曰潔齊豐盛卽敦籩之薦是也

敦盛黍稷

通盛麥麻稻秬卽楚舊白黑也苽乃水草之實並非穀類止食醫取之以配魚

所以調劑之以和其性此三者竝非穀種之名不得列爲九穀

也楊泉物理論百穀之說尤屬附會統黍稷麻麥而通謂之梁

三種之別豈止二十謂蔬可佐穀若苽米蕙米菠米苽實蓮實

之類猶可言也若果之棗栗桃乾榛榛實而謂之穀未免強合

百穀止就五穀之種類分之以見其盛多耳百乃成數不得過

泥周人于黍稷之外獨重麥此是土地所宜風俗所尚且麥以

秋種夏收備四時之氣故思文臣工二詩皆頌言之至今北方之俗喜食麥自陝以西尤盛若必如書傳鄭康成之說謂麥是武王伐殷時赤烏銜來者未敢信也或曰駢羽甫田之詩及禮之內則皆言黍稷稻粱爾雅郭注以麋爲赤粱芑爲白粱是黍卽今之黃米白黍卽今之糜黍粱卽今之高粱黃粱卽粱之黃色者粱有五色麋赤芑白秬秠黑耳黍類惟黃米糜黍得中高而粒大者曰粱卑而粒小者曰稷其說于經義亦通然粱字从米以爲穀種之名終是假借猶之邠風以陸稻爲禾本草以黑稷爲粟此皆後起之稱非五穀之初名矣

螻蛄說

螻之雌雄者異名螻之水陸者異名螻螻者其通稱也爾雅曰
穀天螻蛄螻又謂食苗根者名螻揚子方言謂螻蛄南楚名
杜狗或謂之蛄螻說文無穀蛄蛄三字謂螻即螻蛄蛄乃蛭蟲
螻爲螻螻即今之班蛄螻爲螻蛛蟲爲食苗根者蛄乃螻之古文陸
璣毛詩疏引或說云螻蛄蛄也今按爾雅螻蛄一名螻螻蛄
一名至掌食苗根者謂之螻食米穀者謂之蛄螻蛄有斧謂之
蛄蓋穀即蛄之本文蛄即螻之本文螻蛄即螻
之異字蛄是草蛭之專名螻有螻蛄二音讀爲蛄是螻蛄讀爲
螻即螻蛄及食苗根者故左傳用螻蛄字即從此爾雅之蛄蛄
蛄蛄字當是螻字之訛猶今本之蛄作蛄蛄作蛄矣蓋螻之雄

者善飛故曰天螻一曰穀言能飛而食穀也故與米蟲同名而
字從穀省且因其善鳴故又名蛄異文作齋北地謂之刺蛄蛄
言其鳴聒聒不已刺刺不休也刺蛄蠹皆一音之轉耳螻之雌
者善穴口足之利如矛能穴地傷稼農者苦之故謂之螽其色
不純黑而微黃又首形似犬故方言謂之杜狗爾雅翼謂之士
狗此螽之所由名矣古文當是蠹字說文誤作蠹謂是象形字
詢之老農田有細蟲攢食禾根者其害與螻蛄等未有細長而
盤繞穀莖者也螻蛄鳴于麥秀之後故螽又作蟀螽有水陸二
種水螽謂之蟊一名馬蟊草螽謂之蛄一名至掌爾雅于魚蟲
分釋之其義自著蠹雖雌螻有瓜甲而利口足不得與螽之柔

而善入者同一名稱也。蝸古文作𧈧，見說文。及周官注而解之者，亦每混淆。周官蝸氏掌去鼃鼃，鼃卽食蛙細腰長股，今俗名水雞。鼃卽水中蝦蟆，腹大而背有疣，磊不可食。此二者穀雨卽鳴，徹夜不止。南方北方皆然，最聒人耳。故蝸氏去之，此非時訓。月令之蝸也，鄭司農讀蝸作域可也。謂此卽月令之螻蝈鳴則誤。呂覽高注謂螻蝈爲蛙，誤與月令鄭注同。謂四月陰氣動于下，故螻蝈鳴，則尤誤。按時訓立夏之日，螻蝈鳴，螻乃螻蛄，蝈乃陸龜。此蝸卽夏小正之四月鳴域，戴傳曰域也者，屈造之屬也。爾雅釋蟲云：螻蟈，釋魚云：鼃，鼃蟈諸在水者。鼃屈造螻蟈，鼃蟈諸此卽四月始鳴之蝸也。屈造一名鼓造，蟈諸亦作蟈，蟈文。

子上德曰蟾蜍辟兵壽在五月之望淮南子說林作鼓造辟兵
壽盡五月之望其卽一物可知且造字疑與鼃通周禮太祝二
曰造注云故書造作鼃恐鼃卽鼃字之訛故劉訓戴傳皆以造
名蝸蓋造卽爾雅之鼃也郭注云似蝦蟇居陸地似之云者謂
蟄乃釋蟲之蟄此純居陸地者鼃乃釋魚之鼃此遷居陸地者
鼃遷于壺則名鼃頭背愈多非磊不復鳴夏後始間或作聲因
遷于陰地土穴中必陽氣極盛始感而小鳴故夏正周訓皆謂
其鳴于四月非關陰氣之動矣說文曰鼃或作鼃引詩云得此
鼃鼃是鼃又名鼃鼃戚施矣說文謂其行鼃鼃故以爲名卽施施從外來義然鼃鼃二
字形聲各殊且是爾雅原文不應并爲一字鼃或作鼃當是鼃

或名醜之訛玉篇因此不載鼃字殊爲脫誤廣韻鼃又作鼃以去爲聲載御韻內釋文邢疏不從屋韻之鼃而反從御韻之鼃此亦爾雅之訛字也經文明云鼃醜蟾諸在水者鼃則鼃是鼃之遷于壑者甚明故郭注云居陸地壑卽古文陸字鼃从壑省卽壑鼃二文合而成此字也說文謂其皮鼃鼃其行先先故以爲名此與經義未合亦可備一說

古無蜺字

釋蟲以蜺子爲蜺釋魚貝屬有餘蜺經典釋文本作餘蜺禮醢人內則俱有蜺醢孟子書有齊臣蜺鼃國語曰蟲舍蜺蜺字俱作蜺無作蜺者蓋蜺有三義蟲子也餘蜺也鼃也此見于經者

凡蟲類之子已成形者皆謂之蚺猶魚之子皆曰鯢鳥之子皆曰雛也小蟲之類以蟻爲長先諸蟲而出螫故蚺之名于蟻著之以發其凡不得泥釋獸諸文謂此亦蟻子之專稱也餘蚺蚺畫亦是此義謂是蚺蛙之小者耳蚺蛭之文亦可作證漢儒經注多所泥滯謂蚺醢是以螳子作醢小正戴傳甚謂蚺是螳卵郭氏爾雅注兼從二說未免擇焉而不精矣按周官鼈人掌取五物以時簠魚鼈龜蜃凡狸物祭祀共廩贏蚺以授醢人此魚謂鱮鱮廩謂蛭蚌贏卽螺蛸蚺乃蛙貝之小者蛙與鱮鱮皆狸物貝與龜鼈皆五物故必須簠取之此皆物之在水者也螳居陸地旣非水族育卵于冬亦難簠取

簠卽今之木
叉獸綱之類

掘螳卵爲食

荒裔之俗誠有之豈可以訓周禮說文又附會其說謂蜺是蜃
子蜺是蜃名自此始復有蜺字說文謂蜺字籀文作蜺玉篇又
謂蜺土蟲也亦作蜺雖是轉相附會亦可知蜺蜺卽蜺蜺矣

介菴經說補

易說

三易原始

三易之卦象皆同惟卦名卦序有異此卽三皇之遺制也周易乃伏羲之舊伏羲詳于天而首乾以陽爲主以健爲道以行爲

義所以著用也乾之初象

卽邵子所云先天

始于奇其畫在正南所謂

天尊地卑天地定位也乾之動象

卽邵子所云後天

在西北陽動而進

立于兩成于三故曰乾西北之卦也西北乃立春時日躔所在此時陽氣已充于地中二陽已達于地上羣動肇啟人事將興故周人因之是爲周易其正朔用建子之月著陽之終始其授

時出政則仍用夏時卽此義也然則伏羲畫卦自兩儀生爲四象而四時之序已著自四象生爲八卦而萬物之理悉函自八卦重之相錯相盪陽動而進左旋而位于西北陰動而退右轉而位于西南

陰陽之動皆出于一立于兩成于三遇于正西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易以二氣之動爲道也而陰

行遲陽行速故正西之卦象爲兌

于是震兌正于東西坎離正于南北而四時

首春帝出乎震之象以立又以乾元用九消息之而十二辟卦

之象以成六十四卦之象以著

所謂伏羲立十言之教

因此立周天厯度

而天象始可窺測厯元始可推求蓋陽以日爲宗日之旋天

三百六旬有六日一周故因此分度此卽乾元之運象天皇伏

羲氏之所以爲易者也連山者神農氏之易也神農詳于地辨

土性藝五穀嘗百藥鑿井出泉立市通貨故其易用伏羲八卦

之動象以艮爲首艮者止也止乃行之首故艮象以止行並言

連山以時行爲義由體達用之象也

艮之下畫大寒中畫立春皆時止之象立春以後氣

漸蠢動故上畫爲陽雨

艮本陽卦其象爲山位在東北立春斗

建之所在也山託于地而親上能出雲氣和洽天地且二山相

襲故曰連山立春之後其中氣曰雨水卽此義說卦曰艮東北

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又曰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

乎艮蓋大寒雨水象皆在此卦中故以人事言之此乃止之終

行之始也夏后平水土授民時順斗綱之建以孟春爲正故易

用神農之卦象而各繫以辭卽太卜所掌者是也

姚信皇甫謐孔穎達羅泌

皆以連山爲炎帝之易阮籍曰禹湯之
經皆在羅莘亦云二易之文禹湯所作
朱元昇三易備遺從杜

子春連山伏羲之說以夏正孟春春帝太皞證之不知伏羲以
後時皆首春不惟太皞物之生于地者穀爲貴以其能養人也
五穀春生夏長至夏齊著故易曰齊乎巽相見乎離自神農氏
作穀始暢茂人始粒食故五行之序帝爲火德不得以此疑神
農時不首孟春也且如杜氏之說連山伏羲歸藏黃帝是夏商
二易皆有所因獨周易是文王自出所見以乾爲首則易傳所
云黃帝堯舜氏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此何以稱乎
是杜氏之說未確已
玉海引山海經佚文云列山氏得河圖周人因之曰周易謂三易之象皆出于河此
乃圖緯家附會之說王氏誤爲山海經
文列山連山其義正同無得倒置也
惟歸藏黃帝此說必不

可易蓋黃帝之治詳于人作調歷以授時作杵臼以前用作舟車以致遠作矢以取威作衣冠宮室以庇身作禮樂書契以立教上古朴野之俗至此而變後世文明之象自此而開易象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卽謂此矣其後五帝之治皆因于此故伏羲爲天皇神農爲地皇黃帝爲人皇此卽周官書之所謂三皇矣黃帝在位百年功成之後深求道極默契本原于羲農之易皆反而歸之得其初象知陽氣之所以能生實原于此于是以坤爲首以陰爲主以靜爲道以柔爲用所以明體也月爲陰之宗乃天之懸象易有飛伏納音五子六甲律呂旋生斗綱三正之象卽出于此月之盡爲晦日入

地中爲明夷皆坤藏之義也歸藏于周易是對待法連山于周易是旁通法義雖各異理實相通故孔子十翼中皆有其說艮象之言止行說卦之言終始卽連山之義也泰象之言地天繫辭之言闔闢卽歸藏之義也說卦者說卦之初象動象者也首章總說之原卦之始立必從初象故曰陰陽論爻之旣生必從動象故曰剛柔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此周易用動象之大綱卽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之謂也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此歸藏本初象之大綱卽易有太極反本歸原之謂也下章承說性命之理至坤以藏之皆申明初象之義帝出乎震以下至旣成萬物也皆申明動象之義連山亦用動象故義統于此歸藏兼及初

象故義各分著

易傳凡言乾坤動靜天地剛柔者皆動象凡言坤乾陰陽柔剛者皆初象乾健也以

下至說卦終篇乃統說三易經卦之象非專爲周易言矣孔子

集聖之大成十翼之作自無不包括殷人尚質故易用黃帝之

舊以坤爲首厯元始于冬至正朔改用季冬冬至之夜半日曜

斗建皆在子宮正中此乃八卦初象坤之正位動象坎之中爻

萬物皆孳于子而坤乃資生之原及其動而愈出終復歸根乾

之陽退藏于中坤以至虛者含而藏之囊而括之而其象乃成

坎矣季冬之朔氣亦八卦初象坤之上畫在爻辰爲坤之六四

其時律中大呂亦陰律六同之首且北辰之居凝命于此故殷

以爲正

地以子中爲正北天以丑初爲正北地之正北卽後天奉時之象言堪輿祿命者謂子與丑合亥與寅合據天

象言之也律呂之首皆夾輔于此猶人身之有命門矣

此皆歸藏之義也老子述其義作

道德經莊列之徒宗之陰符之說亦出于此魏君得其說作參

同契徐

景修

張

平叔

淳子

叔通

宗之虞仲翔

翻

周易注亦本于

此劉歆等不知此義乃以三代之正朔附會斗建之三正其所
以建丑之故則曰丑取未衝解坤之東北喪朋則曰答應之道
晉唐以後又以三易解三代之正朔謂卽夏書所言之三正此皆
傳會之說非其本義也三極之道以初象言之則天地人所謂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也太極之化生三皇之治世其次序皆
依此故說卦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
之道曰仁與義以勳象言之則天人地三畫六畫之卦皆以中

爻爲人三皇之序易三統之斗建其次序皆依此故繫辭曰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此皆其判然可考者且商之正朔在丑之初雖與未初爲衝而未初乃離卦上爻之位與坤之在西南無涉商周雖改正朔其授時仍用孟春蓋因天之始和地之釋凍以興起人事者也亦未嘗依用歸藏周易之序三易之首卦皆在北方周之正朔在子初與西北之乾一陽之生皆不相及謂周之正朔取天開于子者亦誤夏以孟春爲歲首乃三皇以後所同不是有連山後始有時首孟春之制晉唐以後謂三正因于三易實出附會然則正朔三正三易義雖相通各是一事無容強合矣

夏商二易卦爻占法說

三易之經卦皆八別爲六十四此理之可必經有明文者也連

山首艮歸藏首坤此因名得象又有禮記坤乾之名證之此亦
 理之可信經有明文者也至其卦名之異同爻詞之散佚惟見
 于東周秦漢人之書者多可信緣桓譚尙及見之謂連山藏于
 蘭臺歸藏藏于太卜不得以漢志未載疑之三兆之頌漢時亦
 之兆漢志亦不載二戴禮
 記若干卷漢志亦無其目若干寶引歸藏初更初萃之說水經
 注引連山伯鯨伏野之文此便難以取審無論其後者矣何者
 禮記明云坤乾何以坤又作輿阮籍謂二易卽禹湯之經何以
 羽山之殛不爲少諱而反取以爲象乎兩漢時經書之列于學
 者晉尙失傳此非當時所習何乃反不沒也以此推驗可知二
 易之亡久矣至孔穎達謂二易以不變占賈公彥引洪範三人

占則從二人之言謂是筮時三易並用此皆不然也大傳明云
極數知來之謂占又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此
易字卽統言三易三易皆有占法則三易皆占變用知來之逆
數可知斷無純用七八爲占之理用七八者五爻皆變惟一爻
不變則以不變者占左傳穆姜之筮遇艮之八國語董因之筮
遇泰之八是也若六爻皆變或皆不變則占彖辭左傳衛元之
筮遇屯曰利建侯是也此乃三易所同艮之筮史臣欲違常法
仍占之卦故穆姜止之曰是於周易云云據此亦可知三易皆
有占變占不變之法矣史臣欲占之卦卽後焦氏易林之法
之次年箕子所陳不應卽說並用周易且因疑而筮一筮而三

易並占不更以滋疑乎三人占卽士喪禮之旅占謂同此爻辭使眾解之從其同者耳占卽占畢之占謂以口卜其義卜筮得爻辭之後人始占之安得三易並用古人專以易爲周代之名故云連山歸藏占用不變三人三易數適相符故皆誤爲此說

歸藏之義

歸藏易首坤亦用伏羲之動象主坎卽易傳原始反終之義也原始者數往而得其初反終者動極而歸于靜蓋自八卦之動象追原伏羲畫卦之初得天南地北上奇下耦之象又得太極混然道未生一之象更于八卦之動象窮究到陽氣消盡之後仍是純陰之坤象始成冬至之坎象終與始同象動以靜爲根

此歸藏之所以作也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卽上奇下耦天尊地卑剛坤柔之象所謂
天地定位是也此象不可以竝列竝列則天地之象不見若以
後天之動象言之則天爲太極日月爲兩儀奇應在左以象日
耦應在右以象月卽大明升于東月生于西之象也伯夷曰日
歸于西起明于東月歸于東起明于西旣是動象必交錯之義
乃愈著歸藏之首坤主坎以月之行天著五子六甲之象卽由
于此易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周易首乾而尊陽歸藏首坤而
重陰止以奇耦言之其理卽見一耦至六耦皆坤象也其中斷
處卽乾陽之所由歸伏坤之所以藏陽而畜養之者也老子道

德五千言止發揮得此義故曰三十幅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又曰谷神不死是爲元牝元牝之門是爲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蓋天地以前之太極亦自無而有由靜而動者也以物各太極之理驗之卽可見譬如歲之一周萬物皆歸藏于冬至靜也然蟲之入蟄絕無知覺運動而謂之爲死則不可卽谷神元牝之說也谷卽當其無之象耦畫之斷處是也無之以爲用卽言其至虛能受使陽氣得入以潛藏于中也此潛藏之陽氣卽谷中之神牝中之元無中之有也陰之氣愈盛則潛藏者愈深所謂元之又元矣元則不

見其存而無餘者自不絕此皆無之以爲用也易傳曰一陰一

陽之謂道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皆陰在陽前范子曰道

生氣氣生陰陰生陽見越絕外傳卽是此義凡物皆自無而有先

靜後動也易傳以陰柔仁爲體以陽剛義爲用故乾傳曰乾元用九坤傳曰正位居體

剝之彖傳曰君子尙消息盈虛天行也此專是周易首乾尊陽

之象與歸藏之義絕不相入蓋自午至子爲消自子至午爲息

息至午則陽盈于乾而坤之六位虛無陽矣消至子則陽潛于

坤而乾之六爻虛無陽矣此皆以陽爲說故曰天行非地道也

歸藏以六陰之升降爲義其爻辰辟卦之象與周易全同但既

是首坤則消息之名與此便不相協以易傳推之惟精氣爲物

游魂爲變二語義與此通蓋歸藏以陽之生物爲小德之川流故曰游魂魂卽陽之動象游如水之流行言自乾之六陽漸次歸坤坤悉受而藏之以成坎象坎象旣盈乃復流出從此支分派別使萬物紛芸蕃變各極其盛以致役于坤坤乃以在天之氣降及地上收斂而玉成之刊落凡華剝棄枝葉使皆以精氣所結之物致養于人而乾乃復其本位更又歸伏于北使流演者盡歸于壑芸變者各歸其根坤悉爲容納包藏潛之于九淵之下以固其根本此大德之所以敦化也迨至坎變爲復陽氣已動于黃泉而大衆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坤變爲艮陽氣將達于地上而上九曰敦艮吉蓋蓄之愈久則流之愈光此皆歸藏

之義見于周易者也

京房易辨瓊歸瓊之說即出于此

三合

屈子天問曰陰陽三合何本何化三合之說由來久矣其象成于天其理數于易以日躔言之即乾元用九冬至夏至是也以斗綱言之即太衍之數三建三正是也冬至日出辰入申而至在于之半夏至日出寅入戌而至在午之中此皆三合之象也魁枕參首建申杓攜龍角建辰衡殷南斗前張後極建子三建右轉杓魁易位是爲三正詳書此皆三合之象也蓋日躔斗建象本相同十二宮旋繞周天無往而非三合寅戌之合在午夏至爲陽之極盛故畫永而合在午中辰申之合在子冬至爲陰

之極盛故夜長而合在子半魁已杓丑則合在酉魁亥杓未則
合在卯其餘八宮依次而推無不相準史記律書天官書謂旋
璣玉衡以齊七政卽北斗七星旋建二十八宿十母十二子京
房易傳謂此卽大衍之數漢書律厯志又云日合于天統月合
于地統斗合于人統然則三合之象卽三極之道實萬世厯象
之大原也古人解此多誤徐氏天元厯理知辰申之合在于而
不知卽斗衡之所建于經義亦未協

七同

國語有七律七同之說其法始于七音其義生于旋宮其原出
于陰陽之消息自子至午天之七同也一陽生于冬至息至四

月中氣後成乾乾之上九迫近夏至亢而有悔一陰乃自中下
逼離變爲姤矣此卽周易之義也自午至于地之七同也一陰
生于夏至降至十月中氣後成坤坤之上六逼近冬至戰而敗
退一陽乃自中上達坎變爲復矣此卽歸藏之義也自寅至申
人之七同也冬至後一陽雖生于下而激使羣陰凝集于上故
爲小寒至二陽又息陰愈并集地上故爲大寒此時民皆奧處
不得動作立春以後陽息爲泰艮氣上騰化爲雨水立春在艮
之中爻雨
水當艮而人始得以操作修其耒耜矣故人事之始必在寅于
之上爻
八卦之用象爲艮至二月驚蟄爲震之初爻羣動皆作厥民析
矣艮象下止上動故爲手卽操作之象所謂三之日于耜也其
動在雨水後震象上靜下動故爲足卽趨事之象所謂四之

日舉趾也其動在驚蟄後自孔氏解月令

自是至于夏至耕耘

注或反以三統歷之變法爲古法殊誤之事皆終百穀也茂歷小暑大暑可致役于坤以待秋收此則連山之義也自辰至戌物之七同也辰于爻辰爲乾之九五聖人作萬物觀之象也辰于經卦在震巽之間說卦曰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蓋物至三月始能齊出律曰姑洗得雨澤之潤故能潔也由是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言物皆爲坤所役使之出土今已結實漸次有成可收斂其氣回轉致役以息其生機至仲秋萬寶告成築場納稼物未有不斂藏者矣物終于戌者戌爲天門三光之所由入戌爲乾卦之始乾爲君爲父故歸命投誠且陽律之六至此

而終故萬物與竝終焉自卯至酉陽之七同也自酉至卯陰之七同也春分以後漸暖陽氣在人上軼爲暑終于秋秋分以後漸涼陰氣在人上軼爲寒終于春蓋天地以二至爲中以二分爲和陰陽以二分爲中以二至爲正寒暑皆在二至後乃氣之激而成者非其正也凡此六者皆以所始爲宮以下之六同爲徵商羽角和繆繆以後無繼響者故列子曰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蓋數過于七皆其究竟矣

五子六甲

五六爲天地之中甲子卽日月之象日之十等謂之天幹月之十二辰謂之地支皆有定方正位

卽甲乙在東子丑在北依次推衍之定位惟戊巳在中或

寄于南或寄于北以日幹之動象合于支則右轉而得六甲以月辰之

用象合于幹則左旋而得五子皆始于北方之正中即黃帝歸

藏易調律脉之遺法也其名與法皆大撓所作黃帝旁羅日月

星辰推策以定之者也凡三正五行五日一候六日七分納音

飛伏之法以及分野書雲天時機祥之說皆出于此甚與演禽

此後世之術學亦從此推出者無關經義不具論自晉人引易理入老莊宋儒以易理

言道學而易之用皆託子空言其前民利用者或反以湮沒故

畧于後具其梗概

自伏羲畫卦而天地太極之日月山水天地之四時四正天地

象八節八方天地之十二月天之兩儀歲十二會四象之二十

四氣之義已著

八卦之川象分之十二月中每爻各當一氣分至啟閉俱當中爻

黃帝因其序

立十日十二辰之名著五辰五行之化

十日十二辰之名始見周禮五辰見虞書五行

見夏書世本云黃帝使車區占星氣大撓作甲子管子謂黃帝作立五行

以甲乙木寅卯辰居東丙

丁火巳午未居南庚辛金申酉戌居西壬癸水亥子丑居北戊

己與土居于中央分王四方此左旋之定位也

干支皆剛柔相間戊巳為中子

午卯酉為繩皆兩儀之義也二繩一曰四和餘八支為四鉤十幹分于四方皆四象八卦之義

以支幹相乘得

五子六甲惟甲寅無子凡六十變而一周六周而得一暮之大

數于是以一周之數配十二月右轉而始于子中六甲皆符陽

月之定位

甲子中于子月甲戌中于戌月餘放此

以六周之數配三百六十六日

左旋而始于子中五子皆符天幹之定方

以二周之甲子生木三周之丙子生火四

周之戊子生土五周之庚子生金六周之壬子生水相距皆七十二日即管子五行篇所言也土子生數必盛于南土得陽氣始能生一物也

周之數出斗建三正及納音之法皆右轉六周之數出

七十二候及月建之法

皆左旋

依一周之象以六周之數乘之于

是有六日七分

以六十卦配六十甲子

十二日小卯之法

十二者成數也一卦分三十

氣氣各二卦每氣得十二口八十分日之十四也見管子

故董帝五家厯有斗厯星厯調厯

地厯等名漢志易類有古五子十八篇陰陽天文五行家皆有

黃帝書雖非帝之自著要皆其遺法矣

日幹出于天天之奇數中于五以道之陰陽配之故日有十等

月支出于地地之耦數中于六以道之剛柔分之故月有十二

辰地分天之陰而位于下則十幹之中已有地道焉故天一地

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卽五行之所以生

成皆黃帝歸藏之義取則于圖書以定之者也以五者之始生

言之則曰水火木金土此太初之序也是爲五材

左傳五德月

令五美

太元

五部

漢志

以五者之運化言之則曰木火土金水

此左旋之序也是爲五行五運以五者之克制言之則曰水火

金木土此相勝之序也故又曰五勝

運勝竝見素問

五賊

陰符

管子史記皆謂黃帝立五行謂昭著其生克之理以前民用也

詳見素問五常政天元紀二論蓋改火易水之制實始于此

管子

輕重成謂黃帝鑽燧生火通典謂井田始于黃帝鑿井于中卽改火易水之始

素問曰水火者陰之徵

兆也史記黃帝本紀曰節用水火材物

古法以甲子六周當朞之數其所餘之五日四分日之一卽分
納于三百六十日中陽月之中氣恒當甲子陰月之中氣恒當
甲午與月辰右轉一周之數互相錯綜以成變化皆交于午月
之正中合于子月之正中冬至後周而復始周書所云五日一
候管子所云十二日一氣者皆成數也以卦氣六日七分之法
乘之便皆符合玉海引劉向別錄謂古五子書以六十四卦著
之日辰卽六日七分法也一月六候得三十日
八十分日之三十五十二日一氣此與尚書左傳記事之文逐
亦是十二日八十分日之十四也
日推衍者不同隋唐以後裔國之厯有閏日法卽出于此
交于
午合
子子其義詳
見春秋繁露

二十四氣

二十四氣之名散見諸經其原出于易說卦帝出乎震一章卽分至啟閉八節之卦象凡八風八維八方八音雲物之說皆原于此八卦之中爻當分至啟閉共二十四爻卽二十四氣之象也冬至一陽生故坎之中爻應之夏至一陰生故離之中爻應之其餘依次而推每爻各司一氣象與名義無不相符故歷代奉行確不可易其相次之序詳見周書時訓周月二篇唐書大衍歷議及太平御覽引周書此文與傳本皆同蓋此卽古帝王授時之大綱夏之小正周之月令管子之幼官及七十二候王居明堂禮皆由此推訖者也自劉歆作三統歷妄爲改易以驚蟄爲正月中以雨水爲二月節以清明爲三月中以穀雨爲三

月節于是古法始亂班固作漢書述其說爲律歷志于驚蟄注云今日雨水于雨水注云今日驚蟄于穀雨注云今日清明于清明注云今日穀雨月令鄭注亦曰漢始以驚蟄爲正月中以雨水爲二月節晉古授時之序除三統歷外未有不遵用古法者故班與鄭特著明之惟蔡邕月令章句及鄭君考工記注從三統且誤謂啟蟄卽驚蟄月令正義因此反以啟所改易者爲古法以歷代奉行者爲歆之變法王應麟又謂正月中氣本名啓蟄因避漢諱改曰驚蟄近人從正義之說反謂周書之文是後人所改竄甚有改周書以從三統者可謂是非倒置矣蔡鄭所見三統歷與今漢志所載者同孔氏所見漢書律歷志乃後人依古法改訂者故正義之說顛倒錯亂按古法正月

立春次雨水者坎之後受之以艮艮之初爻爲大寒中爻爲立春此二爻皆陰仍是坎水寒凝之象坎爲水艮爲山立春以後臨之二陽達于地上凍解水化山以坎之水氣上騰爲雲故艮之陽爻其象爲雨水此卽正月辟卦泰三爻應氣之初象也

消息皆應十二月中氣舊說謂立春卽在泰卦非是

此時陽氣已漸及于人猶爲陰所遏

抑卽教艮之象

至二月則氣積而奮震而上達矣故其氣曰驚蟄此

于卦象爲震之初爻于消息爲泰卦三爻之第四候自艮而震之象也

消息之卦皆以一爻用事分爲六候盡于下月之中氣

惟其爲震故曰驚蟄至泰

之三爻六候俱盡此時上陰下陽氣無偏倚日之出入晝夜均齊故曰春分于是震之中爻及應卦大壯之四爻應之

震之陰爻自四

象之離來大壯之陽爻自乾之九四來一陰一陽亦分象也 四爻之初候始猶遲疑不進乾

三之夕惕乾及三進而无咎陰氣消退陽得其時故大壯之四

四之或躍也 候氣曰清明乃震卦第三爻之象以人事言之爲臣而震動恪

恭爲學而進德修業皆清明在躬之象也其義在乾之四爻 且管子幼

官篇謂立春後六十日清明與古法符合可知清明實三月節

氣非中氣矣由是大壯四爻之氣進愈無疑六候悉終陽氣乃

上格于天成飛龍在天雲行雨施之象矣故三月中氣爲穀雨

此于八卦爲巽之初爻于息卦爲夬之九五夬之九五卽乾之

九五也三月之初越有小旱卽因九四之躍尚未及天故五屯

其膏澤不及物迨四陽格天奉至聖而躋大寶芸芸之衆無不

如百穀之得膏雨此亦天時人事可以互証者矣啟蟄乃立春
之次候左傳云啟蟄而郊卽謂郊用上辛也此與二月之驚蟄
一氣一候判然不同啟蟄卽夏小正之正月啟蟄伯夷所謂虞
夏之祿正建于孟春于時冰泮發蟄也國語里革云土蟄發亦
謂此此謂蟲之蟄于地者也驚蟄乃月令二月之蟄蟲咸動啟
戶始出夏小正二月之昆蟲抵蜺也凡蟲之走者蟄于土飛
者蟄于木正月二陽將達于地上故地中之蟄發動二月三陽
已達于地上故木棲之蟄驚起不得混以爲一漢人諱啟俱作
開未聞有作驚者考工記注云啟蟄孟春之中也以月令注說
參之此乃鄭從三統之誤鄭從馬融學三統月令正義不糾正
麻法故有此誤

之已失經義乃又謂通卦驗及今厯皆以清明爲三月節穀雨
爲三月中其餘皆與漢書律厯同此不惟誣古法誣漢厯誣歷
代之厯且竝誣唐厯矣自劉歆改易古法惟蔡氏月令章句鄭氏禮注從其說其餘絕無同者孔氏因所見漢志傳本經後人改厯誤乃至此依劉歆之說于經義全不可通此乃經典
中授時之大端必不可以不辨者

介菴經說補

尙書

古經晝夜昏旦刻度說

古今異法者惟厯數最甚儒者每苦其難辨乃強言之故注疏之說多有誤者如堯典之星昴星火謂昴是大梁之中宿火是大火之心星如此則是四時之晝夜均齊日之昏旦皆在卯酉之正中矣豈不大誤堯典乃萬世厯法之準此已誤解其餘安能不誤故余更于此詳其說焉古法晝夜百刻春秋分晝夜皆五十刻冬至晝四十一刻半夜五十八刻半夏至反是每日十二時每時得八刻六十分刻之二十日出爲旦旦後爲晝日入

爲昏昏後爲夜初無日入三商爲昏之說也二至長短晝夜互
差一十七刻分屬昏旦則日之出入早晚皆差八刻三十分以
此數升降于二至之內每五日一候得刻之十四分十五日一
氣得刻之四十二分半三十日一月得一刻又二十五分此昏
旦早晚刻數之大率也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分
屬十二次下配地之十二宮每宮得三十度又四百分度之一
百七十五每一時日隨天左旋一宮又東行度之三十四分弱
每一刻左旋三度四百分度之二百六十二又東行度之四分
強每刻之十分左旋度之二百四十三分半冬至日入申宮末
度之二百七十八分半強夏至日入戌宮一度之一百二十二

分少弱以此三十一度十八分半分布于升降之十二氣中每一氣得二度四百分度之二百三十五分弱每一候得度之三
 百四十一分強此一歲昏旦度數之大率也成周以後斗建仍
 依此法中星則或用定昏矣

定昏見淮南子
 即日入三商法

冬至

昏于申時八刻之五十六分
 日在申宮末度之二百七十八分強

小寒

昏于酉時一刻之三十七分半
 日在酉宮三度之一百一十三分強

大寒

昏于酉時二刻之二十分
 日在酉宮五度之三十四十八分強

立春

昏于酉時三刻之二分半
 日在酉宮八度之一百八十三分強

雨水

昏于酉時三刻之四十五分
 日在酉宮十一度之十八分半

驚蟄

昏于酉時四刻之二十七分半
 日在酉宮十三度之二百五十三分半

春分

昏于酉時四刻盡又十分
日在酉宮十五度盡又八十七分半

清明

昏于酉時五刻之三十二分
日在酉宮十八度之一百四十七分強

穀雨

昏于酉時六刻之十五分
日在酉宮二十度之三百八十三分強

立夏

昏于酉時六刻之五十七分半
日在酉宮二十三度之二百二十二分半

小滿

昏于酉時七刻之四十分
日在酉宮二十六度之五十七分半

芒種

昏于酉時八刻之二十二分半
日在酉宮二十八度之二百九十二分強

夏至

昏于戌時一刻之五分
日在戌宮一度之一百二十一分強

日出于寅卯辰三宮故此夏至後依法逆推之

儀器說

渾蓋以機巧之物象天非聖人之作也朱子解尚書亦取之反

以古義爲異聞謂經文簡質不應北斗二字獨用寓名魯齋王

氏

相

嘗議之謂列星皆人所名璣衡之稱未必在北斗之後元

之黃氏

鎮成

作尙書通考從魯齋說

王氏有書疑章句附傳

謂南面以考

中星北面以察斗建宅四方以測日景占候合天不憑一器非

若宣夜渾蓋之說專弊神于私智也先儒獨取渾天家漢唐以

來並守其制然天無形也其運固有常以其動而無息則亦未

始有常也而所謂器者又特形而下之迹也以有迹之粗而模

寫無形之妙是非有以變而通之者又孰能盡求其必合也哉

愚按王黃二君之說皆足破東漢以後信儀象之誤在唐時一

行歷議固已疑之其暑景議曰原古人所以步圭景之意將以

節宣和氣輔相物宜不在于辰次之周徑其所以重厯數之意將以恭授人時欽若乾象不在于渾蓋之是非若乃述無稽之法於觀聽之所不及則君子當闕疑而不議也而或者各守所傳之器以術天體謂渾元可任數而測大象可運算而窺六家之說迭爲矛盾誠以爲蓋天邪則南方之度漸狹果以爲渾天邪則北方之極浸高此二者又渾蓋之家盡智畢議未有能通其說者也一行于厯數最精其言如此可知渾儀蓋天非聖人之作明矣可知璿璣玉衡非儀象之器明矣且璿字通旋璣字通機北辰爲天之樞機旋轉無已玉衡爲天之綱領建指分明名皆從玉者言其圓潤光明象如珠玉衡謂一五七及四五六

象皆平正故以衡名之斗則統七星之全體象其曲形言之此
皆象形之稱非寓名也凡星之形色皆如珠玉獨因星類其繁
于璣衡著之以尊統卑也難以區別必借人世所有者象其形以別其稱璣機衡斗璇玉
皆是也又何以知斗爲正名衡獨爲寓名也乎

玉衡是太極之運象

太極之象有隱有見以易言之乾奇坤耦是也以書言之璿璣
玉衡是也坤之耦畫其中斷處卽太極之隱象老子謂之谷神
元牝在天則爲北辰北辰左右皆有星可見而北辰與天是二
是一視之而無所見也有其處無其象是卽老子所謂無象之
象矣乾之奇畫其平如衡卽太極之著象禮記謂之大一在天

則爲玉衡統玉衡七星之象言之有魁有柄是曰北斗北辰卽
璿璣北斗卽玉衡玉衡居天之正中乃陰陽之提綱三才之統
攝也故運于外而歷躔十二辰者爲日月運于中而建指十二
次者爲玉衡以三極之道言之此卽斗爲天綱之義已其在于
地則鄉衍書以崑崙爲大地之中嵩高爲九州之中帝王之建
都皆謂之四方之極亦是此義其在于人則爲心爲一爲中爲
誠爲敬由此而上推之則爲神爲虛爲無老氏謂之元釋氏謂
之空由此而順推之則爲理爲仁老氏謂之德釋氏謂之慈周
孔述堯舜之道而得其真老氏述黃軒之義而紬于用釋納竊
老氏之說而入于邪元德之說始見道德經非儒者之言也古

經元字皆謂天色不作美稱故周公謚法篇不列此謹大軌頭
所得固是僞書無庸與辨儒者言中言一言理而不言元執中
守一窮理盡性則爲聖聖不可知之謂神無所謂元也誠一之
在人心猶玉衡之運天上道之大原出于天三才之道皆一以
貫之耳

二氏之教釋乃異端道爲少近老氏之言治亦以一爲本故
曰聖人抱一以爲天下式曰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又曰聖
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此卽王者大公之義惟其能一是
以至公故一者天下之大本也老子之所謂一卽儒者之所
謂中尹吉謂湯有壹德

一壹古字通卽善序之成有一德也

孟子曰湯執中其

義一也大戴禮云帝嚳執中而獲天下因天下之動貞夫一也凡此皆原于太極之運化玉衡之中天止是公平周正無絲毫偏倚高下之形無絲毫疑滯猶疑之象斯在道爲極在天爲衡在人卽爲中爲一矣老氏謂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此乃簡默守雌之說非儒者之所謂中也其言天下有道與儒者亦異大學中庸俱言平天下其平之象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無偏無頗遵王之義卽黎民時雍是也老氏則曰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必如是而後謂之治此豈違時中之義者至于釋氏于獨善其身時已將推訖之根一

切斷絕離析理入微處頗足惑人聞聽然施之于用止是墨子之兼愛毫無差等其所謂空者竊老氏無之爲用之說所謂慈者竊老氏我有三寶之說迹惟亂世之鰥寡孤獨及一種求生畏死之人宜入此中討生活耳

古今文申說

古書百二十篇孔子刪訂訛誤以傳後世秦人滅學伏生壁藏其書漢興求之已朽折散絕得二十八篇及序以授歐陽生張生及魯人孔安國文帝末多徵爲博士故西漢一代惟傳伏生書是爲今文此書之齊學也

禮記緇衣引君雅曰資冬祈寒注謂資當爲至齊魯語聲之誤祈之

爲言是也齊西偏之語又鄭氏書贊以由齊棘下生爲書之先師當卽伏生所從受書者猶之荀卿爲稷下祭酒以詩傳大毛

公也伏張敞
陽皆齊人

漢景帝末年魯共王壞孔子宅于壁中得古文竹

簡悉與孔氏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得多十六篇并前受于伏生
者皆錄以孔壁科斗文以授都尉朝及司馬遷是爲古文此書
之魯學也武帝初民間獻秦誓一篇帝命博士說以教人時孔
氏及張生歐陽生竝爲博士故三家皆有秦誓篇此則漢時僞
秦誓之所由行也武帝征和初孔安國已卒其家獻古文尚書
會有巫蠱事未及施行平帝末始建古文行十餘年卽廢東漢
章帝選高才生受古文學書止傳孔氏校錄之今文二十八篇
序一篇及武帝時之秦誓其增多之十六篇不與也

章帝時古
文雖得行

因此十六篇武成已亡其餘十五篇乃歆莽所立非先帝之命
也建武初又止立今文故其時此三十篇分爲古文今文餘者

及晉永嘉之亂今文三家經說及逸篇十六並亡元帝之世枚

書始出頗行于時漢儒之學漸廢唐初惟行枚書孔傳而馬鄭

之注僅存後馬鄭書亦亡而漢學乃掃地盡矣南宋吳才老及

朱子始疑枚書直斥其傳曰偽明之梅氏作尚書考異以證之

本朝朱氏

義尊經

閻氏

若璩尚書疏證

惠氏

棟尚書考

王氏

鳴盛尚書後證

朱氏

鑒尚書考辨段氏

王裁書撰異

孫氏

星衍尚書今古文疏

皆引伸考異之說辨枚書

孔疏者甚詳其間持論或殊猶有未能盡合者嘗申說之具列

于左

一泰誓出民間雜有今文非出孔壁也漢至西晉皆以民間之

偽泰誓爲武王時真書因今文古文四家並有此篇也

晉人李長林尚

書集注于泰誓篇每引孔安國說見正義

東晉迄唐又皆以此泰誓爲伏氏今文因

尚書太傳有其語今文三家皆有此篇且時以枚書之泰誓爲

真古文故謂此爲今文也馬季長書注始疑其偽

見正義

趙邠卿

孟子注云不與古泰誓同王肅則直云泰誓近得非其本經近

人或仍從兩漢之說此因以枚書泰誓爲偽故以漢時之泰誓

爲真也洪按今文經二十八篇古文增多者十六篇

其目並見正義

皆

不云有泰誓蓋泰誓三篇孔壁伏壁初雖竝藏後因歲久朽折

散絕惟伏壁者僅有殘文武帝初作偽者取之

即取之伏傳

增衍成

篇獻之武帝之因其合于伏傳信爲逸經命博士讀說充學自

是尚書經文始有二十九篇卽漢志所云經二十九卷者是也

漢志別出序文言之故謂之經不盡是伏壁之文故不系于伏

氏

經義考謂漢志此條亦兼序文言之非是秦
誓之列于經帝命也故班氏渾言之曰經

此事本在武帝

初年時歐陽張孔竝爲博士故史記云張生爲博士又云安國

爲今皇帝博士又云兒寬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

安國劉向別錄云武帝末民間有得秦誓于壁內者獻之與博

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以教人

見正義

劉歆七畧亦載其事

見文選注

蓋此皆武帝初年事也

劉氏以爲武帝末實誤

因歐陽張孔三家皆以教

人故三家竝有秦誓至武帝五年罷傳記博士尚書惟存歐陽

劉歆移太常書漢書儒林傳皆謂
武帝時書惟歐陽卽謂五年後也

而孔適遷官旣得古文欲傳

述祖業自以古文名家于是以增多之十六篇并前所習之今

文三十篇悉以古文錄之此今文古文所以皆有秦誓也孔氏自傳

士遷侍中爲諫議大夫卒于縣淮太守見史記漢書古文出于景帝末見論衡諸謂出武帝末者誤也辨見閻氏宋氏二書

惟其竝有故謂爲今文可也謂爲古文亦可也謂此卽出孔壁

伏壁不可也謂此篇雜有伏壁遺文可也謂此篇盡出伏壁不

可也謂枚書秦誓雜有古之真秦誓可也謂枚書之三篇卽古

之真秦誓雖伏傳秦誓之遺文亦是僞作不可也謂枚書及漢

初之秦誓皆後人僞作可也謂孔氏古文秦誓三篇卽真秦誓

不可也民問所獻初止一篇多與伏生傳合故帝信爲真必謂諸經所引秦誓尚在未得之二篇內也及孔氏欲以古

文起家始分此一篇以合舊序此馬氏所以疑之而僞述始昭著矣至宣帝時河內女子獻古文秦誓三篇當卽是此

一孔氏傳古文尚書五十八篇其中亦雜有今文僞文不盡出

孔壁也西漢一代除都尉朝庸譚胡常徐敖王璜逢惲桑欽係
孔氏六傳弟子其餘皆習今文者也不惟歐陽夏侯三家是今
文司馬子長從安國問古文初亦習今文者也漢書司馬遷傳
曰遷從安國問故遷書所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
古文說蓋止此數篇參用古說不悉今文其餘多今文說也如堯典不云燭銀柳谷大錄萬機禹貢不云五服方五千洪範不云思心曰睿微子不曰舊云微子金縢不專主奔楚郊祀等說皆用古今
說也 不惟太史公習今文孔安國初亦習今文者也子長親
見孔氏所言孔氏事必皆可憑初于申公伏生二傳附孔氏名
蓋孔初學書于伏氏後又學詩于申公故伏生傳云得二十九
篇以教于齊魯之間謂教于齊傳張生歐陽生教于魯傳孔安

國也

王肅家語後序亦云孔氏受書于伏生

又云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寬既通尚

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據此武帝初年孔

氏已爲尚書博士故教授郡舉之文學鄭氏書贊以棘下生爲

尚書之先師又謂安國亦好此學卽謂孔氏先從伏生受今文

也

先師卽禮記所云釋奠者非鄭氏從之受學也水經淄水引鄭志謂棘下卽田齊稷下此卽史記所云戰國絀儒術獨齊

魯之門學者不廢是也鄭君書傳序謂漢文帝時伏生年且百歲故遺事棘下生此時孔氏與張生竝

爲博士僞泰誓卽獻于此時故三家竝說之緣文帝之末博士

有七十餘人

見藝文類聚引衛宏漢舊儀

武帝初亦因之至五年罷傳記博

士尚書惟存歐陽時孔氏已得古文考以伏生書增多十六篇

欲傳述祖業自以名家適又遷官爲諫大夫遂不復爲今文學

以古文授都尉朝卽在爲諫大夫時見漢書史記云孔氏有古文尚書以今文讀之

因以起其家此之謂也蓋今文經二十八篇孔壁同有者則證

以今文而全從古文錄之其今文有孔壁無者亦全鈔伏壁經

文易以科斗古書於此外又得伏壁所無者十六篇卽增多之

數也不惟錄伏壁經文卽序文僞泰誓亦竝以古文錄之故桓

譚新論云尚書舊有四十五卷五十八篇見太平御覽六百八四十五卷

者今文經二十八增多者十六其一卽泰誓也五十八篇者孔

氏分九共爲九盤庚泰誓皆爲三及序文一篇也漢書謂武帝

始立博士古文經有四十六卷誤以序爲經近人謂孔氏古文五十

八篇盡出孔壁此皆誤也漢舊儀之說與劉歆移太常書趙邠卿孟子題辭皆合書序序將治毫殷東

舊謂孔壁古文作將始宅殷卽孔氏所改易者伏書出壁去秦之滅學不過二十年其

存者止十之四餘皆朽散孔書出壁去秦之滅學已七十餘年

何以所獲反能過半雖壁之燥濕或有不同未必懸殊若是且

如書序之出伏壁秦誓之出民間此在兩漢具有明文書序詳見下

何嘗盡出孔壁乎酒誥洛誥二壁並有見漢志其餘二十七篇孔壁同有者凡幾無明文可証但天下斷無

如此巧合之事凡今文僞文所有者孔壁竟無一不具也果爾則諸經所引之秦誓反成僞文矣

一武成篇亡于劉歆歆所引之武成嘉禾皆歆之僞作也近人

因歆立毛詩周禮古文尚書左氏春秋遂謂歆所引書皆孔壁

真古文又因古文尚書五十八篇鄭君注云武成逸篇建武之

際亡見正義遂謂漢志載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注云五十七篇

卽因武成篇亡于建武也洪以爲非是按歆父劉向奉命按中
秘書其著于別錄者尚云五十八篇

見正義

同時桓譚作新論亦

云尚書舊有四十五卷五十八篇漢書雖出班固而藝文志所
載實歆之七畧也帝家典籍何等尊嚴何以歆掌秘書時忽亡
此卷旣云亡矣何以歆作三統厯又引武成篇文以此推勘是
武成一篇實亡于歆因歆作三統厯與此篇之說尤多違忤乃
滅去之而別撰僞武成文以實其術恐真書流傳將發其覆無
以自解故滅去此篇使無能證已也後漢書謂儒術之衰有貨
定蘭臺叅書經字以合其私文者歆則不惟更定之并其全篇
皆亡去之矣今考所撰僞武成文大半皆逸書世俘篇語但

移易改屨欲使隱爲已證耳然則新莽建立古文時此篇已被
劉歆徹去頒于學者僅五十七篇故載于七畧者止有此數又
故于經文之說誤作四十六卷遺惑後人此皆其作僞之迹欲
蓋彌章者也

經文本止四十五卷亡去一篇應云四十四卷也

不然建武去新莽十餘年

耳古文之立已將二十年傳習者幾徧天下縱使罹于兵火士
必有能口誦者何乃獨亡此篇且嘉禾畢命古文皆無歆何所
憑獨得其說豈周公之聖竟如新莽之稱假王稱天子耶凡此
皆劉歆僞撰古書之故智

歆于周官撰遠郊二十而三以國服爲息之說于左傳撰處者爲劉氏之

文莽之亂歆實成之又嘗改名爲秀希冀非常豈得因其人面

而說詩書遂掩其逆迹哉

一東漢古文書皆淵源孔氏止傳經文二十九篇序一篇者有

故也西漢之末傳古文者二一爲弟子之授受

卽都尉朝唐生胡常徐敖王璜

塗暉桑

一卽中秘古文書王莽時建立于學者也莽時所立止

五十七篇此時爲博士者卽六傳之弟子塗暉以劉歆之附莽

言聽計從三統厯法又奉行于時塗氏雖有武成必不敢出以

示人証其僞以櫻歆忌故塗氏亦以此貴顯然則弟子之所傳

與學宮之所建時已合爲一矣桑欽賈徽及太常弟子皆受學

于暉更始之際天下兵亂學士多懷挾圖書遁逃林藪光武中

興愛好經術杜林衛宏等繼踵而至于立五經博士尚書有

歐陽大小夏侯五年又修起太學稽式古典

衛氏之受詔定古文官書當在此時

而新莽所立之古文悉皆廢黜至章帝時因賈逵之言始復選

高才生受古文學此孔氏古文書所以得傳于後世也袁氏漢

紀謂杜林嘗得秦書古文尚書後以授衛宏徐兆

范書作徐巡

許冲

進說文表謂建武時衛宏校定古文經典釋文史記正義竝引

衛宏詔定古文尚書

衆經音義引作衛宏詔定古文官書

范氏後漢書謂衛宏從

杜林受古文尚書爲作訓旨又謂賈逵父徽受尚書于塗憚

即塗

儼逵傳父業嘗與班固共典秘書後言于帝選高才生受諸古

文學古文遂行于世又謂馬融典校秘書十年不得調注尚書

又謂鄭元從東郡張恭祖受古文尚書又云杜林傳古文尚書

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由是古文遂顯于世

據此諸說是東漢之傳古文者皆出塗氏其文字則定于衛氏
學士之遁逃林藪卽新莽時太常弟子也杜氏所得之秦書卽
學士之受于塗氏懷挾而遁逃者也賈氏之學范書明云出于
塗暉衛氏之學范書明云出于杜林東京之中秘古文舊說皆
云衛宏所定是賈逵班固孔僖馬融等所見之中秘書卽此是
也章帝後既行古文則蓋豫張恭祖等所傳之古文書卽杜賈
衛徐及高才生之傳述也杜賈之學同出于塗而杜氏先以秦
書行世賈又考于衛氏所定之中秘書以授高才生范書謂衛
賈馬鄭皆傳杜氏學溯而上之其實皆出于孔氏也諸儒旣同
傳孔學而所傳止及今文所有者此因光武黜王莽之學尚書

止立今文三家

帝從郭子威受書必亦今文家學

當時必因假王蒞政三統歷

法等文頗疑逸篇多僞故衛氏之定官書賈氏之授高才止及此數餘悉逸之猶之光武最重緯識而王莽時新出之緯識亦必盡黜之也漢時功令最嚴諸非令甲所載者不得引以明事故逸篇十五好古家雖或傳之諸儒不爲解釋止謂之逸書釋文正義因此遂謂十六篇爲僞書又謂馬鄭所注皆是今文非孔學謬矣

一古文逸篇晉初雖存而王肅皇甫謐所引之逸文可疑也按

衛宏作古文尚書訓旨篇數與賈馬鄭氏悉同

見正義

其逸篇逸

文止流傳好古之家故鄭注古文書引允征伊訓鄭志載趙商

問答引周官此猶之史記殷本紀引湯征湯誥也

湯誥逸篇也

班固與賈逵同校祕書並未之見故司馬遷傳謂遷書多古文說並不及此二篇可知衛氏所定古文尚書未嘗有此

無可疑者也王肅偽家語正論篇引夏書之文而今失厥道句

與枚書同與左傳異皇甫氏作帝王世紀直引作五子之歌其

文全同枚本又引虺之誥文與枚書亦符

見太平御覽一百五十五卷

隋書

經籍志謂晉時秘府存有古文尚書經文謚嘗從武帝借書容

或得見然逸篇之文兩漢諸儒並未之見何以忽存秘府豈孔

氏古文竟有異本耶謂此竟是古書選文何以五子之歌忽缺

一句又改易數字與左傳所引者迥殊不復以韻相協耶王肅

家語後序及孔叢子書其說與偽傳全符豈序出後人依託非

肅手筆耶肅注家語謂亂其紀綱是夏桀注左傳此文又謂是

太康

見正義

釋文正義因肅注尚書多與偽傳同疑肅見孔傳而

秘之近人更其說謂是偽傳竊肅注而襲之也今按偽傳于地

理事實多從世紀其與鄭氏異義者多是王注正恐枚氏所上

卽是王氏作備偽撰數篇數語于前雜藏秘府士安不察誤以

爲古書逸文入于世紀而枚氏等又續成之竝作偽孔傳孔叢

子及古文傳授之說以證明之耳

永嘉以後中秘書皆亡今文三家及古文之篇皆不傳故

枚氏等得售其偽傳授之說見誓正義經義考已駁之

夫以士安之高尚斷非作偽之人

卽王子雍之爲人較之劉歆亦判然大異特因肅性嗜榮貴好

下倭已旣作聖證論顯與鄭氏爲難爲孫叔然所駁又作偽家

語及古文逸篇隱與鄭氏爲難如廟制一篇與枚書七世之廟

正是一類

呂覽引商書作五世之廟又子華子疑亦肅之僞書

此等皆肅之僞撰以欺惑

後人者矣

一書序出伏壁非出孔壁也僞傳及孔叢子皆謂序出孔壁近

人從之以盤庚序將治亳殷束皙引孔壁古文作將始宅殷爲

證惟朱氏宋氏從漢以前舊說謂序出伏壁故漢儒以經文二

十八篇擬列宿其一蓋書序也

此朱說

猶漢志周書七十一篇其

一亦書序也

此朱說

今按兩漢說古文者皆云增多于今文十六

篇卽馬鄭書注稱爲逸篇孔氏正義指爲僞書者是其目具在

無所謂書序也

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三大禹謨四棗稷五五子之歌六允征七湯誥八咸有一德九典寶十伊

訓十一肆命十二原命十三武成十四旅獒十五
五國命十六正義以收書爲真故以此爲僞 王充論衡云或

說尚書二十九篇法北斗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
蓋序文統攝百篇北斗環建列宿星不止于四七而入用者止
此書不止于廿八而見存者止此其取譬可謂精確而王充乃
非之未爲當矣且揚子雲班孟堅皆習今文者而法言神道篇
漢書藝文志並言書有百篇序此尤可相證不然漢之中興黜
王莽所立之古文不建于學故逸篇十六不行于時使書序果
是古文世宗必並黜之何以此篇獨流傳耶此可知書序實出
伏壁非出孔壁東氏所云孔壁古文謂孔氏以壁中古文所錄
之書序也亦非謂序出孔壁矣